

新中国

70



华诞之

老物件的故事

总第6765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: essay@cnhb.com.cn

## 梦中的老屋

□叶龙虎

老屋已经不在，她只是安静地躺在我的梦中。都几十年过去了，只要我梦见老屋，还会梦见早已远去的车盘头（放置农具车盘的地方），甚至在梦中还能听见老牛的脚步声、车盘转动时“咿呀呀”的木制轴承的摩擦声……

老屋坐落在鸡鸣山的东麓，三间正屋加两间耳房，背山面水。老屋的四周有围墙，前有天井，后有一个鲁迅先生百草园一样的菜园。围墙外，南边隔着一块稻田的是基督教堂，北边隔着一片废墟，有一条高出废墟四五米的卵石路，这是鸡鸣岭的延伸段，我们叫“湖塘墩”，是一条通往慈溪城里的官路。小时候，官路上人来人往，春节期间尤其热闹。

大门口有一条角尺弯的石板路，才十几米长，尽头与一条南北向的大路连接。连接处叫“榆树车盘头”，旁边还有“樟树河埠头”。我小时候，樟树河埠头已徒有其名，车盘头的老榆树还在。老榆树弯曲的身躯伸向河中央，树干上长满了疙疙瘩瘩的树瘤，满树是椭圆形的小叶子，与旁边的两棵苦楝树的叶子交织在一起，将车盘头的上空遮得严严实实。平常日子，榆树车盘头是生产队出工前社员们集中的地方，他们一边等待着队长分派农活，一边打闹着、嬉笑着。

每到夏晚，顽皮的我还会爬上大门口的石凳，石凳下是祖父种的美人蕉，开着火焰般的花，月亮挂在天边，月光勾勒出远处清道的轮廓。星星在遥远的天空上眨着眼睛，路边是一丛又一丛的火萤头草，萤火虫飞来飞去，一闪一闪，分不清是草还是虫。

老屋的大门朝东，我们叫“老大门”。漆黑的大门上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门牌。跨进厚实的石门槛，迎面是一堵照壁，北边是很高的围墙，墙头有瓦片，南边是仪门，我们叫“新大门”。在大门、照壁、围墙、仪门之间的一方空间，我们叫“凉棚底下”。这是跨进大门的第一道风景。照壁的背后是两间耳房，当时用来做厨房和柴房，耳房与照壁之间也有天井，靠围墙的花坛里种着一株牡丹和一株“西湖杨柳”。不过我没见过牡丹，据说是被原住在这屋里的人掘走了。记得祖父晚年时，经常在凉棚底下放留声机，引来很多乡亲们的围观。我十四五岁时，在围墙的一角擅自挖起一块石块，种上一株葡萄，“凉棚底下”这才名副其实。

进仪门是三间正屋和长方形的天井。尽头的围墙下还摆着两只七石缸，缸沿放着一只系着绳子的搪瓷杯，杯子上印有蓝色的“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”八个字，这是在部队的三叔带回的。三间屋檐的雨水，通过铅皮水流流进了水缸。

正屋中央是厅，我们叫“堂前”，有六扇

“簿子门”，门上的木格与两边的格子窗一样，都糊着窗户纸。后来，祖父换上了薄薄的玻璃，使得堂前更敞亮了。簿子门平时不全开，印象中小叔结婚时开过一次，平时只开靠北的两扇。堂前没有阁楼，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。屏风壁后，当时是祖父的“写字间”兼卧室。

长大后才知道，我家原来的祖屋在缪埔基。这老屋是祖父在二六市老街开铜匠店时买进的。直到今天，我通过走访、查宗谱、分析当事人的年龄，才弄明白祖父受让老屋的年份、老屋的原主人等相关信息。

祖父受让老屋是1926年，这是伯父的出生年月。那天下午，湖塘小学教师、34岁的王雨润走进了祖父的铜匠店。祖父说，为了照顾即将临产的祖母，他想在二六市买屋，以便就近照顾祖母。王雨润说，他有几间老屋想出让，现在他堂姐的一家住着，在湖塘下，是独门小院。合当这老屋与我家有缘，两人一拍即合。

于是，49岁的祖父带着25岁的祖母，从缪埔基的叶家门头搬进了新买的湖塘下王家老屋。入住没多久就生下了我伯父，之后又相继有了我父亲、三叔、小叔。当然，我们兄弟姐妹也诞生在这老屋里，我的两个女儿也在老屋度过了童年时光。

湖塘下曾经是王氏聚居的村落。据史料记载，同治元年四月，一股撤离慈溪县城的长毛沿着官路向西逃窜，一路烧杀抢掠，沿途稍成规模的村落大多遭殃，湖塘下成了一片废墟。二十多年后，一个叫王怡生的人在他家老屋的废墟上重建家园。怡生与雨润的父亲华生是嫡堂兄弟，都是当地乡绅王良瑜的孙子。凑巧的是，1926年就易叶姓的王家老屋，在半个世纪后又住进了王家的后人。1977年12月，我与王雨润先生的孙女结婚了，王家后代又成了老屋的女主人（三间老屋我住一间半），这是妻子的祖父和我的祖父当年都没有想到的。

老屋的周围，到处都有我点点滴滴的记忆。尤其是后门口，花坛里长满了鱼腥草，那股独特的气味不曾离我远去；北墙下有三株青梅树，到了四五月间，满树都是青青的梅子，想起来就直咽口水；西南角有一株白枣树，夏天的午后，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，我经常爬到墙头，采摘那些还没有成熟的白枣；水池边有一株桂花树，到了金秋时节，满园飘香，在大门口就能闻到。

## 当你老了

□李建军

“这是谁，你晓得吗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爷爷摇摇头。

“这是你小儿子”妻子努力地提醒道，“你有两个儿子，大儿子是阿明，这是二儿子阿江，你忘记了？”

“印象没了。”爷爷依然摇摇头。

养老院里静悄悄的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其他话语。坐在一旁的岳父无声地望着自己的父亲，无法说出一句话。他的脑海里应该是爷爷年少独立外出闯荡的身影。爷爷是大户人家长子，母亲早亡，从小寄居舅家，读完高中便一人闯世界，曾在四明仗锡山扛枪打游击，也曾任镇海县委挑大梁，风风火火大半辈子，结果孙子不争气，把他留下的财产输了精光，每月的养老金还不够还债，每天晚上引来一伙人来闹事……

临到走时，爷爷一定坚持要送我们，他弓着身子，像一个问号，一步步挪着，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才折回。

回去路上，岳父一直沉默不语。爷爷得了阿尔兹海默症，所有的记忆都没有了。妻子宽慰说：“这几年爷爷太辛苦，这么大年纪还受到精神上的刺激，失去记忆对他可能是好事，这样不用活在痛苦的回忆中了。”

然而，入冬以来爷爷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整宿整宿不睡觉，去爬养老院的门，管理的阿姨没办法，隔三差五给岳父打电话。最严重的一次，爷爷什么人都不管不顾，见了自己儿子都要伸出拳头来打，无奈只能不断让医生换药吃。

这几天情绪渐渐回归平静，竟然记起了许多事情，甚至还念叨起孙女来。妻子很震惊，因为爷爷一直重男轻女，从来都是照顾他孙子，对于这个孙女瞧也瞧不上。当年妻子考大学时，爷爷冷冷地说：“你要是真能考上，就是我们家祖坟冒青烟了。”

如今为了这一句念叨，妻子决定第二天再去看看爷爷，就怕这是回光返照，以后时日不长，又欢喜这片刻，彼此是真正意义上的重逢。我们带着孩子，买了一大袋零食，驱车来到养老院。冬天很冷，养老院里更冷，隔壁寺庙里梵音袅袅，像是在超度亡灵。走到爷爷住的大房间，他坐在椅子上，见我们来，张着嘴盯着我们，妻子说道：“我是阿瑜，知道吗？”

爷爷仔细盯了一阵，不点头也不摇头。妻子拿出蛋卷，剥了一根喂给爷爷。孩子待不住，早已跑出门外，我跟着孩子的脚步离开，走廊墙上的图画吸引了孩子的目光，都是宁波老底子的儿童游戏，有“斗鸡”，有“丢手帕”，有“挑皮筋”，这些图画肯定会勾起院里老人们的回忆。记忆该是人存在的依据，那爷爷呢？没有回忆，这一生对他而言还剩什么？

对我们而言，他的存在是一种温暖的寄托，就像马尔克斯在《百年孤独》里说：“父母是隔在我们与死亡之间的帘子。”如今爷爷老了，走到了人生的暮冬，这层帘子随时都会被揭掉。

回来时，妻子又向我叙述爷爷的往事，我知道所有的记忆都会在她梦里被反复咀嚼，这滋味是冬天里的火炉，把我们的脸照得红彤彤，隔绝冬天的寒冷。

